

逃离家园

李玉臣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简介》

在解放前的动乱年代，白氏父子为生存而背井离乡。途中发生意外，父子失散。

多年后已成为高干的长子亲自签署处决令，置父亲于死地，并使其二弟无辜身陷囹圄十八年；其三弟于饥寒交迫中死去。他们的后代，时运多蹇。若干年后，盼从“红卫兵小将”被打成三种人。盼与雨浓在流浪中相遇，没有结婚，却有了女儿。盼的妻子史可风流迷人，情不自禁投入日方老板的怀抱。后被其百般勒索，做出了背叛良知的事情……留在农村的二子之女净被村长强奸后，又让支书强行嫁给一个失去性功能的人……

转眼跨入九十年代，海外突传喜讯，有一笔巨额遗产要白氏后人继承，几十年不通音讯的兄弟走到一起，一场充满尔虞我诈的遗产之争又开始了……

光绪五年秋天，冀中地区大清河县清河镇白家门口一清早便热闹起来。

白老太爷身着团花湖兰马褂，头戴红艳艳的珊瑚顶苏州绸黑色瓜皮帽，站在门左首，笑盈盈地向前来贺喜的人抱拳还礼。

“白老太爷，大喜！大喜！庆贺庆贺！”

“白老太公，您老大喜、白贵人秋闱身越龙门，是我乡党的荣耀，大喜！大喜！”

白老太公满面喜庆，向来客一一还礼，叫家人带客人到后面大厅里去。

大厅里闹嚷嚷的，全是不停攒动的人头。

戴方巾的秀才，着马褂的举子。还有几个戴着官庭中皇族服饰的，大概是家道中落的前朝的贵族，虽有宽袖短袄的皇家做派，但仍然有点酸寒感。

白老太爷端着杯向身边伸过来的一只只端着的酒杯碰过去。不论能否发出叮当的欣喜声，都在一只一只地伸、一只一只地碰、又一只一只地缩过去，缩到人圈的外边，或停在人群的拥簇处。

突然，家人挤过来，俯在白老太爷耳边说着什么，周围的人还希望伸出脖子能听到点什么，一个师爷模样的人站在门口高唱着：

“钦点恩科状元，大清河知县高讳洪文老爷拜见新科进士白子坤高堂白老太公！”

一声唱喊，把全厅的人都惊呆了。一个个鸦似地引着颈子，竖

着耳朵，一动不动。

还是家人灵机，见白老太爷端着空杯，呆傻地望着门口的师爷，捅了一下老太公的腰眼儿，低声说：“老太爷，还不快去接县太爷去！”

白老太爷这才方知自己应该干什么，忙不迭地蹒跚了出去。

门外，县太爷高知县个自在踱着步子。

白老太爷，连忙上前请安：“不知清河父母屈驾寒舍，老朽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”

高知县撑着脸受了大他足有两轮的白老太爷的跪迎，等白老太爷磕完了头，才装做忙不迭地要扶起来。早有跟随的衙役，一左一右把白老太爷扶起。

高知县拉拉白老太爷的手，就算是还了刚才白老太爷的那一跪拜了，说：“老太公您为咱大清河人氏破了个天荒，上起周虞、下至前朝我大清河县第一次出了个进士，您白老太公的功德无量呀！我让清河全县的读书人全知道，要写进县志，张拔新科进士年兄的寒窗苦读的精神，以勉清河全县诸子！”

“受不起！受不起！高老爷，咱小户人家深受皇恩沐浴，全仰清河在位父母的恩宠，方才有今天如此之举。小儿金榜及第，也是您明治地方的业绩！”白老太爷忙不迭地为前来贺喜的知县老爷还礼。

大厅里的人，早就从几十张八仙桌子上挤到两厢的壁前站立。那些与新科进士白子坤一起赶考而落孙山之后的人，巴不得有个什么可钻的地方藏起来。他们知道这位高洪文知县是一步一个脚印；乡试、殿试，走了过来的。而且被老佛爷御笔一挑，在他名下勾了个大大的“M”，钦点状元郎好不威风。只可惜因对南方作乱的逆党有微言乏辞，被放到这里做了这清河县的知县。可人家的道德文章，经济术科，样样举朝无二。有谁还敢在他的面前做大样？

高知县一坐定就说：“白老太爷，京城快马一报，我就起身赶来

相贺，不想，这轿夫们，喂！怎么说呢，二十儿里的路，硬是走了我半天。这不！三报都过去了，我才赶到！失敬！失敬！”

“高老爷为清河父母，日理万机，百忙中抽身前来，已经折杀老朽了，等新进士夸官归省，一定前去回拜。”

“喂——，白老太公，这就见外了。今天子坤兄能秋闱荣登十三，这以后便是官面上的人了，已是自家人了。我虽是淮南人氏，但毕竟为官清河，子坤兄在皇家用人之急，多事之秋，能够为国挺身，尽栋梁之力，我们还是须多多协力才是！”

高知县扫了一眼呆鸦似的人群，想说什么，迟疑了一下，又没说出来。便对师爷说：“看礼！”

师爷拉长调，“看礼——”

白家的管家从师爷手中接过礼单，送给白老太爷。

白老太爷看也没看，说：“唱！”

管家便站在大厅里高知县随从的那一厢，清了清嗓子。

高知县的随从打开一只只红木朱漆的箱子，抬起一只，便往白家管家面前一送。

管家便亮起很职业的嗓门，唱了起来。

“苏州双面刺绣一幅——，正面，二龙戏珠，背面，蝶恋花儿

“宫廷书画一轴——，唐，魏征，魏大夫上疏太宗皇帝手迹。收到——

“白玉碧朝板一双——

“黄绢，红绢，蓝绢，绿绢各十匹——

“白银三百两——”

管家每唱一声，嗓子眼儿都要颤儿颤，要不是礼单上有名称，有的东西，怕打死他，也造不出个什么名堂来。而且那些古画古玩，他在白家这个财主家，除见到几本五经四书之外其它根本就想象不到。

高知县入席了。

高知县不停地端起杯来提议大伙儿为清河镇第一个进士干杯。

酒席一直吃到太阳落山。

三百两白银，大把大把地向镇上的酒家，米店送去，又大口大口地让人们的嘴巴嚼烂咽下。

白家出状元了！

白子坤考上进士了！

大清河出进士了！

这消息一阵风刮过三里五村。

三里五村的人们盛传着白家为贺庆白子坤秋试中第十三名进士，而办流水席。

四方八面的人，连着一点的，打着一竿子的，都前来凑这个热闹。

不但现任知县高洪文来了，就连卸任三年，闭门在家的尚书侍郎刘忠义，也派家人送来贺礼，并且亲自书写一条幅裱装好，让人送到白家。

家 齐 尽 孝 义
学 成 进 士 门

虽老尚书年迈不能前来白家，这对于平素连想都不敢去想能跟老尚书家有点什么瓜葛往来的白家，自然成了一大风景。

第二天的流水席上这幅学幅的悬挂自然成了高潮。

第三天，一大早人们就伸着颈子，朝官道上望。三报的快马就是从这官道上来的。

白子坤上京赶考也是从这官道上走的。

从走的路上该来了。人们在企望着，企望着那个中了殿试第十三名的白子坤，和往日的白子坤哪儿不一样了。

肯定会有不一样的！盼，这是人们企盼的目的。

白老太爷更是焦急。

御街夸官也该完了。

拜太庙也该结束了。

还滞留在京城？

莫非，莫非，真让皇帝老儿招了附马不成？自古状元郎就是皇帝的女婿，可子坤是第十三名进士，不是头名呀！

白老太爷瞅着头上的秋日。

金秋的阳婆走得这么慢，过半晌还没爬到正头顶。是只蜗牛也该过顶了！

白老太爷无心对八仙桌边的食客们着意了，象是他们与自己无关似的。

他们尽管吃他们的。

白老太爷尽管往官道的尽头张望自己的。

晌午，冀中道台送来了光绪皇帝的御书金字匾额。蓝地金字，儒雅端庄。

白老太爷只知道对着它磕了头，磕了几个却懵懵怔怔地搞不清，上面的字也没有细看。爬起来，又朝官道上张望。

末了，才想起看这匾上写得是什么。在大厅的正中，见匾上赫然写着：

“进 士 府 第”

旁边的一行小字却看不清，毕竟年过古稀老眼昏花了。

太阳落山了，白老太爷也没从官道上望见儿子白子坤。

第五天，白老太爷把儿子接回来了，只是接回来一具硬梆梆的尸体。可鲜丽的大红进士服，状元帽却增添了尸体的几份庄重和肃穆。

人说新进士是叫仙家把魂摄走的。因为他犯了律条。

大凡有气候的人是不能无故许愿赌咒的。

新进士御街夸官之后，便是拜祭了太庙。拜祭了太庙，本该回府，可新进士却要朝拜一下离太庙不远的圣母圣殿。西天王母的宝座旁两班仙家，一个个天姿国色，羞花闭月。

新进士一个个瞻仰，猛然间看到站在左班第三位上的仙女，让他怦然心动。新进士合起掌来，众多的仙家中，独独为这位焚起三炷檀香，心中祷告着，自己非娶她这样的女子为妻不可，愿仙家保佑。言毕，他再抬眼时，第三位仙女却焕然朝他微笑，并且笑开的嘴微微有点斜。跟他进香的几个国子监中的博士，见神像裂嘴笑了，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，把新进士扔下不管。直到殿中的和尚过来，还不停地筛糠。众人见新进士还没有出来，挠着胆儿，跟和尚进殿。新进士在第三位女神像的纤纤玉臂弯里，嘴角里流出一股儿涎水，断气儿了。

人们说得凿凿确确，还有国子监的几位学子作证；新进士就是让仙家把魂摄走了。

白家把喜宴改为灵棚。

七十四岁的白初元送走了二十六岁的儿子白子坤。

高知县让师爷在县志上填上这样一笔：

“光绪五年，秋。白子坤字病仕，殿试及第第十三名。望日，白氏设流水席与乡党共贺。五日，白猝死于圣母殿。或言为仙家摄魂而去。”

隔了一行空白，又写着：

“神像泥胎，果能摄人魂而去乎？”

高知县看了看未完稿的县志说：“叫孙子们骂去吧，儿子们还不敢！”

噢，这是第七章。前六章呢？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共四十二章，整整少了六章。干脆，就让这第七章做第一章吧，这是爷爷逃难的那个章节。

屋里没有灯火。

“来根说了，明儿一早就开斗争会，我擦黑摸过来，三姨老爷，你快走吧！”

黑暗中，镇里武委会主任刘来喜说，说话中有一声金属和墙边的木柜撞击声。他还没忘带上他的那杆老套筒。

“你跟来根求求。你三姨老爷，只是个书虫，一辈子读书，坐私塾教书。可没害过人呀。他来根不是也上过两年冬学吗？”这是大妈的哭腔。

“三姨姥，您老人家不知，你家有田，有地，雇过做活的，三姨老爷他们那哥儿几个，都没跑得了，全完了。教书？可你家有田产呀！”

黑暗里又从外面挤进一个人。听出气声就知道是二妈进来了。

“你走？那三个孩子呢？我们娘几个咋办？”声音中抖颤得有点变调。

“我得走了。来根叫我找民兵，来看住你，三里五村，死得人多啦。天一亮，就走不脱了”。

来根让民兵把守住大门和后院门后，走进正房。只剩下躺在床上病了一冬的白庄敬正妻。

初春的夜，冷风利飏有劲，白日里融化的土地，又结成坚硬的坎埂。几颗孤零零的星斗疑疑惑惑地闪着，月亮还没上来。

白庄敬和三个儿子，在山坡的树棵子里急急地走着。不时被粗壮的荆条刚住，偶尔撕破了谁的衣服。大儿子白伯文，二儿子白

仲文，三儿子白季文在身后不远的草棵中，在夜色的庇护中，寻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跌撞着，他们不敢大声地相互召唤，只是不时地告诫着落在后头的谁，跟上！快点！

枪声。又是一阵枪声。划得四周一片恐怖！

打枪放在平素，白庄敬仍然会悠闲地读他的线装书，或者是《四书集注》或者是《毛郑诗考证》。

他哆嗦了一下，脚下一绊，就势跌倒在土坎下的草棵子里。跌倒时他拉了二妈一把。二妈喘着粗气在杂草的硬杆杂秸中蹶着肥硕的屁股，无法把这部分压得那么低。

“大哥，歇，歇一下吧，我，我…歇一下吧！”二妈从来不叫白庄敬“老爷”。

白庄敬没有说话，轻轻地拍了一下巴掌，又拍了两下。坡下不远处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

上来了。先是大儿子。伯文在父亲的旁边蹲下，惊悸之余轻声唤着跟上来两个弟弟。

黑得深。枪声过后的寂静跟死过去一样。一两声犬吠远远地传来，传到耳边时细弱得跟牛虻的嗡嗡声一样了。

白庄敬在黑暗中向儿子招招手。勉强能看得见他的手掌在摆动。儿子朝手掌摆动处靠拢过来。一根尖硬的荆条刷了一下移过来的仲文。“叭叭”仲文把它掰断，顺手甩到一边。

“伯文，天快麻麻亮了。翻不过前边的贺家岭，怕来根还能把咱找着。”白庄敬推了一把偎在身上直哆嗦的二妈。

“大，前边不是贺家岭，咱不是朝南跑的，一出门，大在前头就朝北走。”伯文指着极远处的星星，星光下沉暗的不知是山还是川。

白庄敬一把抓住大儿子，又搂仲文。季文也往前靠。爷几个攒成一堆儿。

“儿呀，咱大难临头，又犯糊涂。朝南跑人多地广，往哪个城里一钻，几十万人谁认得咱。唉！我这老不中用的，怎么就朝北跑！”

“大，北边是县城。老三团早就打下来了。咱进不去呀！”仲文把平素听来的老八路三团的事说出来。

“你们弟兄仨，打起今儿往后，千万小心躲着点！”白庄敬把挤靠上来的二妈往人堆里搂一搂。极薄的小绵袄裹着不住发颤的二妈，“往南返怕是难啦，咱就朝北走吧。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兴许咱一家人还能逃生。”

“大大，我有点饿。”四岁的季文，颤着手摇着白庄敬。

“季文，听话。咱爷们是在逃命，哪象平日顺畅。好儿子，别闹，天亮后大大给你找吃的。”

季文不再喊饿了，偎在白庄敬的怀里。这个大妈生来最疼爱的小儿子，昨天晚上白庄敬硬是用手绢塞严了嘴扛着溜出镇外。要不是扛着儿子，白庄敬也不致昏了头，跑错方向。

白庄敬耳边响起镇里儿童们唱的歌儿了。

“清害根，拔深根，最后铲他毛毛根！”

乳臭小儿，何罪之有？白庄敬抚着惊悸与饥饿使得不住打颤的季文，心里发着怨恨。

“走吧，上坡就有林子了。”白庄敬借着天空中微弱的星光，辨认着方向，“扶你二妈一把，我有点，有点吃架不住了。”

伯文不太情愿地搀住二妈的胳膊，使劲往起拽。二妈很胖，伯文拽得很吃力。

“你走呀！都啥时候了。”伯文有点埋怨。

平日除了洗洗涮涮，什么重活都不干的二妈，的确走累了，叫伯文拖着在草丛中磕磕绊绊地往前挨着。

天色不那么暗了。白庄敬看看仲文快走进林子。远处的山兽脊似的隐隐现出黛蓝色天线下的突兀和绵延。山势很陌生。仲文扶着一棵树干在喘气。

“季文，林子里有野果子，快走几步，大大给你摘去。”

“唔，大，还看不见。我还渴！”

白庄敬拉着季文嫩稚的手，一手提着棉袍的下摆。棉袍的底襟有几处叫树桩枝杈刮破，棉絮露着。

二妈几乎是让伯文抱着上来的。伯文背上的青布小包，沉甸甸地下垂着。一到林子边，二妈放开勾着伯文的胳膊，扶着一颗碗口粗的树干就势往下一滑，半跪在地上。头发跑散了，蓬松松地垂了下来，遮住整个脸。

白庄敬架住她的双肩，拉起了她，“往林子里钻，在这儿怕人看着，不想活啦！”

白庄敬架着她，绕过一棵粗树，又走过几株白杨。并排的几棵白杨后面，白庄敬的三个儿子蜷伏在乱草中。

伯文把小包袱解下来，搂着三弟。三弟舔着干裂的嘴唇，痴痴地望着高耸的树头。仲文细高的身子，折断似的坐靠在树干旁。

整整一夜的拼命地逃，一家人才得停下来休息。

“大，不该把妈丢下不管。”

“伯文，大不想领着她吗？实在没办法呢，她的病，她的腿脚，怕一天连二十里也走不出。”

“二妈也是小脚！”伯文回敬了一句。

“别这么说，你二妈才来咱家几年，让人家镇压了，太屈了。”

“大，你心太狠！我妈可，唉，一个人。”伯文低下了头。

“伯文，逃出一个算一个，我们出来这么多就不易了。”二妈插了一句。

伯文翻翻白眼，不说话了。仲文在一边听着哥哥和长辈们说话，不插嘴，也不吭声。

“大大，咱这是往哪去呀！”季文见大哥不说话，瞅空问了父亲一句。

“大大，真的，咱这是往哪搭跑哇？哪才能逃得命呀！”仲文也发问了。

“咱们上坝吧，到口外去，人少地广，兴许能躲得住。”

“远吗？大大？”季文又问。

“远。大大也没去过。听说过。”白庄敬很沉重地说着，象是在下决心又象在疑惑，“要是往南去就好了，这北边是凶是吉，难以卜足，唉！念了几天书，换了这份洋罪！”

树丛中一时沉默下来，透过枝头疏稀的网似的迷蒙处，晨曦就要透过来了。

白庄敬的肚里“咕儿——，咕噜——”地响了几声。那种空阔感在胃里越来越重，一夜水米未进。仓皇的奔逃中，只是增加了恐怖中的仇恨。那种饥饿感一直没有临近，现在休息过来了，这种空阔却愈加强烈地升腾起来。

借着灰蒙蒙的光线，白庄敬望着近处视线内的一动不动的枝头。枝头稀疏着星曦。

山枣，山枣都不剩一粒。全是疏拉拉的干枝头，自己干靠一天也还行，这仨小东西可咋办，还有她。

白庄敬动了一下喉结。二妈也动了一下喉结。伯文站起来。季文从哥哥身旁离开，又偎进二妈怀里。

“大，我下山到村里，哪怕找人家讨一口呢。”伯文望着脚尖下的枯草断茎，他刚才拔起来折断的几根断茎。“季文受不了的，他会饿坏的！”

“伯文，别去！咱找点林子里的干果子吧，熬过这一天，走远点咱再出去。”二妈散乱的头发缝间射出哀求的神色。

“二妈，没有你，我们会更好一点。”伯文的话让白庄敬打了个激凌，伯文却没有理睬父亲的制止的眼神。他的棉袍前襟扯开一个口子，他盯着这破口处的棉絮，棉絮不太新，挂掉棉线的地方比别处要泛白得很。

“伯文，到这地步了，说啥废话呢！你二妈说得对，在林子里躲一天吧。林子里的干果瘪杏也能充饥的。”

仲文站了起来，说“哥，咱俩去找找，兴许能找点。”

哥俩拨着短小的灌木，往林子深处走去。季文要去，叫二妈拉住。

翻过山的背坡，有几十棵山里红，枝头上还挑着没有被风吹落的去年的干果，皱巴巴地缩成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球，褐色的干皮上还挂着兽毛。去冬没落大雪，就是山背也是荒芜一片，落进草丛中的熟果，半边红半边已经发黑。

两人钻进山里红树丛里，树很矮，只得弯下腰。一顿饭功夫，俩人把这几十棵山里红都寻了个遍。用棉袍兜住摸了回来。

白庄敬一家靠这两小捧干瘪的山里红，一直挨到太阳压山。

白伯文在太阳压山时还没有回来。仲文只知道俩人再去找吃的，说好两人分头找，就分手了。二妈一口咬定，伯文是只顾自己，偷跑了。白庄敬很后悔，伯文背了一夜包袱，走时一块洋钱也没带。

一连几天，白庄敬一家全是白天躲在山林子里，破窑洞里或废弃的牲畜圈里。伯文突然走失，让白庄敬生怕出了第二次岔子，仲文和季文太小呀，一旦走散。白庄敬不敢往下去想。

沉甸甸的小包袱，白庄敬把它分开了。四个人，一人一摞。季文太小装上这沉东西走路太吃力，白庄敬把季文的一份自己带上。

“大哥，你这是干啥，要休咱？”二妈眼里噙着泪水，“前几天挣着命跑，咱全家都漂在一块儿。这两天敢白天上路了，大哥，你这是做啥？”

“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没兵的地方，就有土匪。前两天没见山下村庄里灰麻麻的全是兵，现在不见了，该见土匪了。”白庄敬抻抻衣襟，他不习惯这件短袄，刚刚齐腰，顺裤腰往里钻着冷风。

白庄敬从深壕里发现了两个死人，便扒下他们的短衣服给仲

文和自己换上,把自己的棉袄胡乱给两个死尸裹上。仲文的衣服长短还行,只是肥了许多。

仲文要拿那两个死尸旁的枪,气得白庄敬举起手,差一点就扇了下去。仲文见父亲真动气了。从来不见父亲发这么大脾气的季文,吓得钻进二妈的两腿间,闭上了眼。

这两套衣服成了白庄敬和白仲文父子俩以后再也说不清的一件事,一直到白庄敬死。

.....

白伯文和二弟仲文分手后,一直沿着山脊往下走,路过那片山里红树时,他又侧拐了进去。

伯文心里骂了句:蠢头,昨天干嘛拣得那么净!他走出这片灌木。

张望了一下,不见什么人。那边兴许有点东西。他看见一间小独房子,还冒着烟。

这种人家大多是还能支撑的人家,跟人家大户合不来,便搬出林外。伯文摸了摸兜里的那两块洋钱,这是从学校回来没有花完的路费。他相信自己的判断,二块洋钱买几个馍还是不成问题的。

伯文转过堆积着秸杆的墙角,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,就一楞怔的那刻,对方“哗啦”一声伸过来一只短枪。

“不准动!举起手!”

伯文象是在操场上体育课似的,两声命令机械地做出两个笨拙而又不连贯的动作。

“来呀!有情况!”那人朝屋里就嚷。

跑出几个人来,长枪短枪支楞起来。“押回去,我尿急,先解个溲”。伯文向上举着两手,让几个人推进小屋。

外边的拿短枪的人进来了,边进屋边系着裤带。从装束的颜色上,伯文知道这是人们说的老三团的八路。伯文一口咬定和同

学伙同回家，路上碰着打仗，逃战乱和同学走散了。

听说是北京大学的，伯文又让他们看学生证。几个人带着他一窝蜂地朝村里涌去。

一进村，伯文傻眼了，满村的人，全是当兵的，还有女兵。完了，这一下全完了。这要比镇里来根那几个破民兵要厉害的多。偶然一两个穿便衣的，也都有家伙。

“哟，胡子，胡子，碰上宝贝啦！”那个带短枪的一进院就叫喊起来。

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军人走出来，他的手枪不是那种长枪筒的。小小的在一个枪套里，露出一点金属把来。伯文见他扶了扶枪套，头对门口跟出来的一个留齐耳根短发的女兵说了一句什么，伯文没听清楚。

伯文站在中间。

这个女兵跟教秦代文学的张老师这么相似，再戴一幅眼镜，就跟一个人一样。伯文差点就给认错人。

丘八。标准的一群丘八，跟京城里那一伙几乎就是一个模子的粗俗，就是这满眼的地皮灰不一样。

络腮胡子围着伯文看了一圈，跟牛马市上相骡马似的，就差没有搬起脚丫和撑开嘴巴看牙齿了。

不错，大样像个读书人。也拿得出手，只要不是个什么鸡巴派出来的特工就行！也就是十六、七、十八岁顶破天！先审问一下。吁，别叫张飞给喊出去，让师部知道。他们也缺文化人哩！”

这胡子，也不问，也不审，围着转什么圈儿。是不是特工，交给搞特勤的，一顿鞭子就下来了。怕他这身架子还能承受住三鞭子。

怕他什么，进屋子顶多一顿饱打。从贫农团手中逃出一条命，一头又扎进老八路的兵营，这不找死来了？大大在山林子里还躲着，千万不能胡说，他们是四条命呀！爱死爱活只认准是国文系的学生，其他由他们去吧。

墙壁上挂着一只挎包，两卷行李并排在炕角。

伯文站在地中间便不动了。

络腮胡子进来后，女兵拎起暖壶，晃一晃提了出去。络腮胡子翻看着伯文的学生证，仔细辨认着什么。

“你叫白伯文？”络腮胡子终于发话了。

“对，我叫白伯文”。

“十七岁？”

“没错，十七啦！”

“国文系，二年级？”

“不，一年级。去年才考上的。”

络腮胡子的语调很和蔼，接过打水回来女兵的暖瓶，倒进一只瓷缸子，递给伯文。

“你一定渴了，嘴唇都裂了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长官。”伯文这才觉得嗓子发涩发轴。水有点烫，只小小撮了一口，放在桌角上。

“你怎么不读别的系，读国文系。”络腮胡子象是在聊家常。

“我想考哲学系，可我大大非叫我上国文系不可，要不他就不给我出学费。”

“唔，看来家长制就是了不得呀！你大大是谁？”

白伯文一下头炸了。天哪，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这一追，还不把他们四个人追出来。也就是派三五个兵一搜山。我这不是在往死里送他们四个人哪！快！先喝口水。

白伯文端起茶缸，吹吹水面上并没有什么的東西。他喝了一口，又喝了一口

络腮胡子的指头轻轻地叩打着桌面，象是极随意似的，并不再催促他。

“白和厚。”白伯文一急把大伯的名字说了出来。

“白和厚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一代有个清末进士的后代叫白